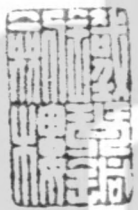


續墨客揮犀卷第六

姦人殺其夫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上元夜張燕



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
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
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
夜二鼓時青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
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
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者云是夜五鼓青已
奪崑崙矣

出侍姬十數人

東坡居士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

姿伎其間有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
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四句
云舞袖踰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
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好譏諛

國子博士郭忠恕有才學好譏諛屢以謗訕得
罪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賸攀龍只作
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答曰莫
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中忠恕大慙

作啓事遺友生

孔大夫嗣宗為浙漕戲作啓事以遺洛中友生其略云滿肚裏伴客茶湯一眼底欠人書啓火爐頭恰如孤鬼門道裏正似院翁凡數百言深得俳體

陳搏被詔至闕下

真宗時陳搏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

四句謎

荆公戲作四句謎示吉甫云晝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甫亦作四句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狀甚醜

吳伯虎朝奉狀甚醜鼻有孔而無準每出廛市童孺爭隨而笑之元豐中登第上見之亦為之笑時有贈伯虎詩者云眾人皆有鼻公鼻最堪論涕出應難與去聲香來却易聞雖然無壽相

知是有山根見說登科日欣然動至尊或有相者謂伯虎曰君以醜勝天下亦貴人之相也

異獸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 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蚶于平門外注

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曹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詳其形其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鑑照人見前途吉凶

嘉祐中伯凡爲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
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凡如其言乃以水濡
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
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應

鱷魚圖

評子改詳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評子少時到閩中時王
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爲圖而
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
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鋸

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
或爲鼉龜其爲鱷者百無一二土人設鈎于大
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魚尾而食之則爲人
所斃

屢掇上庠

有進士曹奎屢掇上庠南宮高選居常自負作
大袖袍衣之袖廣數尺時有進士楊衛怪之謂
曰袖何廣耶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衛荅曰此但
能盛一箇耳

嘉祐中伯凡爲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
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凡如其言乃以水濡
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
伯凡爲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應

鱷魚圖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評子少時到閩中時王
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爲圖而
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
鋸齒有黃蒼三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鈗

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
或爲鼉龜其爲鱷者百無一二土人設鈎于大
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魚尾而食之則爲人
所斃

屢掇上庠

有進士曹奎屢掇上庠南宮高選居常自負作
大袖袍衣之袖廣數尺時有進士楊衛怪之謂
曰袖何廣耶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衛荅曰此但
能盛一箇耳

豐城老人生子

東坡居士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為具召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可曰三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

考祥年改古稀年

西翁已及者稀年

幼芳姝媚可惜

石曼卿任永靜軍通判日眷官妓楊幼芳者甚厚幼芳恃其勢自肆無憚太守亦愛曼卿才頗優容之一日大會賓佐群妓皆集獨幼芳不至

屢遣人促之抵暮方來揚揚自若太守由是發怒呼五伯將笞之曼卿惶遽下階折腰請曰幼芳姝媚可惜某願代受太守自引曼卿上笑而釋之

奉人當如此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為墨池謂鼓為皮搨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搨謹祇候參僧

豐城老人生子

東坡居士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爲具召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迺翁已及者稀年

幼芳姝媚可惜

石曼卿任永靜軍通判日眷官妓楊幼芳者甚厚幼芳恃其勢自肆無憚太守亦愛曼卿才頗優容之一日大會賓佐群妓皆集獨幼芳不至

屢遣人促之抵暮方來揚揚自若太守由是發怒呼五伯將笞之曼卿惶遽下階折腰請曰幼芳姝媚可惜某願代受太守自引曼卿上笑而釋之

奉人當如此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謂鼓爲皮搨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搨謹祇候參僧

彦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昇至郡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泥佛自動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才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

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自贊其寫真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將相嘗自贊其寫真曰尔形不長尔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蓋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綬貌甚美嘗繪其容以寄兄環環改裴贊寄之曰尔形甚長尔貌甚揚不爲將不爲相一片靈臺

丹青莫狀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
里謂四坐曰海內州郡何地最爲雄盛晉公曰
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荅曰朝廷宰相只
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也

題齋宮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
熙寧三年爲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宮曰
鄰雞未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治顰
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怜之

家貧苦學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弊風貌寢陋
始來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爲
解首其謝解啓曰三年于此衆人悉指於毛生
一軍皆驚大將果歸於韓信又董儲郎中懲其
窮嘗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滯涸轍而士人
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啓納于董

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壁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也

得罪南歸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老住慧林有人問京師近日有何新事或對曰舒中承雇客船歸鄉本長老乘遊馬赴闕

丹青爲業

承務郎陳默字子真妙於詞翰然踈逸自號懶散翁父紘爲閩漕默亦隨至建安有焦生者以

丹青爲業一日圖默之形以獻焉默徧示家人皆笑云此正似廳前李尚書俗呼軍校默因戲題一贊于上以還之曰大道本無我吾形安可圖何須焦處士畫作李尚書默乃蘇子美之甥也子美曾作自詠詩云鐵面蒼髯骨有稜世間兒女見須驚默亦嵒稜多髭類其舅云

武成縣旋風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

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
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
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爲丘墟遂移
今縣

好爲惡詩

文思副使方圭好爲惡詩逢人即誦數十篇其
言喋喋可憎宋丞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
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堂圭談詩於坐
宋惡之欲已圭之詞時望見野外一牛就樹磨

痒宋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聲
荅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曉其意洎
飲罷至客汝奮拳擊恢衆抹之而已

續墨客揮犀卷第六

續墨客揮犀卷第七

接百花

百花皆可接有人能於茄根上接牡丹則夏花
而色紫接桃枝於梅上則色類桃而冬花又於
李上接梅則香似梅而春花接蓮的於靛甕中
經年植之則花碧用梔子水漬之則花黃元祐
中畿縣民家池中生碧蓮數朶蓋用此術

詭怪不羈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爲不逞者所窘

曼卿醉與之校爲主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
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
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士人多用他人議論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
爲之語曰問即不知用則不錯

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
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比日

考以考

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
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
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
儲士者古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
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菊性宜冷

南方百花發皆早較之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
開最遲十月始開菊性宜冷故也歙州王子發
秀才云廬壽間菊有八十八種惟佛螺菊夏開

曼卿醉與之校爲主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
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
帥不喻其諠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士人多用他人議論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
爲之語曰問即不知用則不錯

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
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比日

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
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
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
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耆之狀類
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菊性宜冷

南方百花發皆早較之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
開最遲十月始開菊性宜冷故也歙州王子發
秀才云廬壽間菊有八十八種惟佛螺菊夏開

滄景多蚊蚋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蚋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尔多爲蚊蚋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蚋所螫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推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木床冰上拽之謂之凌床予嘗按察河朔見挽床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聞者莫不掩口

王告好學有文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呼麻胡以怖小兒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
偽趙石虎以麻將軍秋為帥秋胡人暴戾好殺
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
絕至今以為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
為試鴛鴦流不迅謂清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惴
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
來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為是

借改借下

鴛鴦流

為試鴛鴦流不迅謂清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惴

或云胡本名枯呼胡者為其多髭鬚也

慢行和尚

荆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二侍者扶掖瞑目徐步
數息方一舉足府官吏泊坊村小民富室無不
仰戴但目為慢行和尚一夕上元放燈有捕到
踰垣姦出軍婦女者乃慢行和尚也於是杖背
還俗既而開客邸於市其行步如風人或問其
故荅曰我亦何能但設詭以眩俗而人自重我
耳

呼麻胡以怖小兒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
偽趙石虎以麻將軍秋爲帥秋胡人暴戾好殺
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声即
絕至今以爲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
都令將軍麻胡濬通河湖虐用其民每以木鷲
爲試鷲流不迅謂濬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惴
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
來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爲是

或云胡本名祐呼胡者爲其多髭髯也

慢行和尚

荆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二侍者扶掖瞑目徐步
數息方一舉足府官吏泊坊村小民富室無不
仰戴但目爲慢行和尚一夕上元放燈有捕到
踰垣姦出軍婦女者乃慢行和尚也於是杖背
還俗旣而開客邸於市其行步如風人或問其
故荅曰我亦何能但設詭以眩俗而人自重我
耳

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瘴嶺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爲菓床高釘故云公筵多釘木饅頭或謂嶺外諸州刻木作饅頭狀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樣造五十隻談者之過也

教軍士爲訝鼓

王子醇初平熙河邊陲寧靜講武之暇因教軍爲訝鼓戲數年間遂盛行於世其舉動舞按之

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所製也或云子醇嘗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爲訝鼓隊繞出軍前虜見皆愕眙進兵奮擊大破之誦偈諦呪使漁人不得魚

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綉也今有見人於江湖溪沼間垂鈎布網者但志心默倒誦偈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爲群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白鴈至則霜降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介甫性不殺

介甫爲相引用一時之人最爲不次及再罷相頗有賣之者公性不殺物至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到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喜而笑之

茶古不著所出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但云出益州川谷間康多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爲上品當時飲茶尚雜以蘇椒之類故德宗嘗令李泌賦茶詩有句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爲貴亦抵謂之前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至富沙則略而不論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茶遂爲天下第一

荔枝

荔枝譜稱漢初南粵王尉佗以備方物漢和帝時東南交趾七郡嘗貢生荔枝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亦未嘗有言及閩中者驗之今廣南與梓夔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直荔枝自唐以來其名未始著也今莆陽荔枝遂爲天下第一

牡丹

牡丹記云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然

花中不爲高品謝靈運惟說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一花之異必形於篇什至於牡丹則棄而不傳昔人但云延清越等州是其出處亦不言洛中之盛今洛陽牡丹遂爲天下第一

關中無螻蛄

關中無螻蛄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螻蛄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瘡者則借去懸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

不識鬼亦不識也

治第闕壯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闕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病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居不得

馮太傅嘗書一絕

馮太傅端嘗書一絕句云鳴鶻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願坐客曰此可畫於屏障乃柳如京塞上

之作

忌元日

仕宦多忌元日不赴官人亦多不曉元之說或云當是亢字然數元日數家之說不同最爲無據予同官林復之言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罷者因屈指數八人予不能記憶此舊曆所不載

頭食

余一日會賓于館庖人薦粉有客即席而問曰

此味宴會將終方食謂之頭食何也或對曰本朝太祖皇帝時每內宴常先令進此味故目之蓋後人失其次耳又問今州郡有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此取何義對曰凡御宴進樂先以弦聲發之然後眾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唯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御改御
古者以此作名
查及再改

黃疾

夜藏飲食於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食

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疾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南蕃道人

熙寧初南蕃有一道人附舶至廣州裸躰以幅巾庇前後髮長七八尺分為百餘結猶曳于地不食唯啖檳榔木香歲餘復逐賈客歸國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范文正當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

中千改
曳于

此味宴會將終方食謂之頭食何也或對曰本朝太祖皇帝時每內宴常先令進此味故目之蓋後人失其次耳又問今州郡有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此取何義對曰凡御宴進樂先以弦聲發之然後眾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唯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黃疾

夜藏飲食於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食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疾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南蕃道人

熙寧初南蕃有一道人附舶至廣州裸躰以幅巾庇前後髮長七八尺分爲百餘結猶曳于地不食唯啖檳榔木香歲餘復逐賈客歸國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

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也

校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

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

孫元規自謫官復起往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祁公曰為吏者當盡誠以行事不可生事也孫頓首奉教聞者謂祁公一言得政治之大躰亦

省事清心之端也

楊郎中斷辟囚

揚郎中異蜀人也知衡州每斷辟囚官給酒飯異獨不與或問其故荅曰更與酒飯則致來者之多也又每杖死囚於市曹須令旋具杖數來報往往終日而未畢問之荅曰令其知痛則今後不犯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七

續墨客揮犀卷第八

為遊謁士所擾

王顯公宣義知大演場頗為遊謁之士所擾遂
作一詩揭于賓館自是稍退其詩云滿屋生涯
齒一差戴靴賓客日相過欲抽已俸憂家累待
掠民錢奈法何一飯共君愁裏飽三盃聽我苦
中歌更拚一具窮槍斂唾罵憎嫌總任他

獻百韻詩

又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

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爽然傷之曰不
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
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端潔自許

又云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
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里親
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門自守足未嘗
履閩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荅曰唯時
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

第一篇題云月夜召鄰僧閑話

虎嘯風生

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常聞茲語未驗其實余同
官陳登之大觀中任長樂主簿家貧不能陸行
乃自會稽轉海而至嘗語予云海中多連山複
嶺綿亘有至數十百里者舟過山下時聞人長
嘯耳俄而清風襲人舟去甚駛予舊曾讀小說
載盧藏用隱終南山或夜聞龍吟声明日兩必
至後還數語人云其聲清越殆難比擬坐有蜀

僧云某舊在五臺亦嘗聞此戛銅盤以効其聲
往往相亂因取銅盤試使戛之藏用撫掌曰真
龍吟也

東漢無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
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龍衣所致

古人純質

張安時兵部云古人純質其取名字亦然宣父
因禱尼丘山得之遂名丘字仲尼其子乃名鯉

字伯魚史鱸亦字子魚冉耕遂字伯牛如闞穀
於菟黑臀杵臼之類甚多後世取名字唯恐不
至宋齊丘乃字超回其不自量如此孟軻譙周
吳子及吳世大才而吳字不顯或云軻字子輿周字子

休寤疑後人以意取之尔左丘明字世終不聞
被黜者受三班借職

石曼卿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
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誥牒靴
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人露躰

僧云某舊在五臺亦嘗聞此戛銅盤以効其聲
往往相亂因取銅盤試使戛之藏用撫掌曰真
龍吟也

東漢無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
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龍衣所致

古人純質

張安時兵部云古人純質其取名字亦然宣父
因禱尼丘山得之遂名丘字仲尼其子乃名鯉

字伯魚史鱸亦字子魚冉耕遂字伯牛如闢穀
於菟黑臀杆臼之類甚多後世取名字唯恐不
至宋齊丘乃字超回其不自量如此孟軻譙周
命世大才而吳字不顯或云軻字子輿周字子
休竊疑後人以意取之尔左丘明字世終不聞
被黜者受三班借職

石曼卿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
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誥牒靴
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人露躰

戴幘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叅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殺徐氏族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号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之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

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爲上放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素好訕諶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諶題其傍

日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館閣一人直宿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於宿曆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

吳人好雅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我爲右軍以其好養鵝我也有一士人遺人醋

梅與燂鵝我作書云醋浸曹公一鼈湯燂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寇萊公鄧人庶祀之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季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餛子忽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大怖駭立榜示百姓依舊祭享

不喜爲外官

蘇舜元好進不喜爲外官洎爲京西轉運使解

宇在許州嘗對客歎曰人生不知活得幾日好
時好日許州過了良可惜也然竟卒於散郎

異體而相制者

物有異體而相制者故翡翠屑金人氣粉犀近
世北人以針敲冰南人以線解茶亦其類也

酒量過人

張伯玉郎中酒量過人能飲至數斗不醉世號
張百盃將飲時先置清水大盃於其側每盡一
盃即吸水漱滌人問其故云酒之毒在齒滌去

則不能為患陳康民大夫知泉州日用其說亦
能飲至一斗不醉

以珠撒殿

熙寧中注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俗撒殿詔從
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
花酌珠向御座撒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
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
門使副內臣

歲首畫鍾馗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
發一家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
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

蜂螫以芋梗傳之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冒
于蛛網蛛搏之爲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
徐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
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按
芋梗傳之則愈

詩紀契丹事實

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离畢看房
賀跋支餞行三匹裂衣密賜十貔狸皆紀實也移
离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閣
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爲之如黃漆貔狸如鼠
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狔子而
且脆

蔡君謨書吳牋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

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
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
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
乖崖之孫堯夫家子以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
近於太甚苟其中如此亦可尚也

魚魷

南海魚有石首者蓋魚魷也取其石治以爲器
可載飲食如遇蠱毒器必暴裂其效甚著福唐
人製作尤精明瑩如琥珀人但知愛玩其色而

鮮能識其用

古方書

周順云古方書如聖惠千金外臺祕要所論病
子以治之其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

大異不深究其旨者慎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

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產病用外臺
祕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曾
有士人得脚弱病方書羅列前後積藥左右如
山而疾益甚余盡令屏去但用杉木爲桶濯足

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
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
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
乖崖之孫堯夫家子以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
近於太甚苟其中如此亦可尚也

魚魷

南海魚有石首者蓋魚魷也取其石治以爲器
可載飲食如遇蠱毒器必暴裂其效甚著福唐
人製作尤精明瑩如琥珀人但知愛玩其色而

鮮能識其用

古方書

周順云古方書如聖惠千金外臺祕要所論病
源脉證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
大異不深究其旨者慎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
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產病用外臺
祕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曾
有士人得脚弱病方書羅列前後積藥左右如
山而疾益甚余盡令屏去但用杉木爲桶濯足

腦改腦 健忘改不忘 方多此疾不可不知 順固名歷語必
為誠 故書以為誠

及令排掉腦於兩股間以脚搦繫定月餘而安

放生池

馮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生魚必放池中謂
之放生池其子為監丞者每竊釣而食之道聞
之不憚於是高其墻垣鑰其門戶為一詩書于
門曰高却垣墻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
魚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丘彬題陽朔縣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蒼鬱石
如黛染陽朔縣尤佳四面峯巒駢立故水丘彬
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
兩處爭如陽朔縣碧蓮峯裏住人家

蒿菜

王舜求云蒿菜出閩國有毒百蟲不近蛇虺過
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唯
生薑汁解之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頰魚後食

及令排樟牘於兩股間以脚棚繫定月餘而安
健如故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順固名醫語必
不忘故書以為誠

放生池

馮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生魚必放池中謂
之放生池其子為監丞者每竊釣而食之道聞
之不憚於是高其墻垣鑰其門戶為一詩書于
門曰高却垣墻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
魚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丘彬題陽朔縣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蒼鬱石
如黛染陽朔縣尤佳四面峯巒駢立故水丘彬
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
兩處爭如陽朔縣碧蓮峯裏住人家

蒿菜

王舜求云蒿菜出閩國有毒百蟲不近蛇虺過
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唯
生薑汁解之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頰魚後食

荆芥湯即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甚於
木反桃李也食他魚亦宜禁之

忌食羊血

馬昭甫云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
一食羊血則前功盡喪又云有目疾者切忌浴
令人目盲

武臣上殿不得過為文飾

慶曆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
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

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
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奏
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至今閣門有此條
過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使士卒勞力制其驕惰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

多以此為新學

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

川勞苦遠妻奴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

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

荆芥湯即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甚於
木反桃李也食他魚亦宜禁之

忌食羊血

馬昭甫云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
一食羊血則前功盡喪又云有目疾者切忌浴
令人盲目

武臣上殿不得過爲文飾

慶曆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
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

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
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奏
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爲文飾至今閣門有此條
過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使士卒勞力制其驕惰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
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
川勞苦遠妻奴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
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

糧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庸僦車脚皆須自負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情故士不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續墨客揮犀卷之八

續墨客揮犀卷第九

貴其真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耻爲五斗粟屈於鄉里小兒弃官去歸久之復游城隅有羨於華軒漢高祖臨大事鑄印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之心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如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谷之者

嘉其盡節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

太宗嘉其盡節於

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
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
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
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尋遣使人赦
之使人馬上昏腫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
相類得非有命歟

好佛

馮當世近年頗好佛其知并州也以書寄王平
甫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覩惟日以談禪

爲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論即明公未達禪理但
閉目不覩已是一重公按當世深伏其言

館中論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
平中同在館中嘗夜談詩存中云退之詩押韻
之文耳雖不健美富贍然終不近詩吉甫云詩
正當如是吾謂詩人已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
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交相攻以不
決公擇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公獨黨

存中耶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是願黨耶以我偶
同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吉甫黨乎一坐大笑
余嘗熟味退之詩真天力自然其用事深處高
出老杜之上如城南讀書詩曰少長聚嬉戲不
殊同隊魚又胸脂蓋眼卧壯士大弔掛壁何由
弯皆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剥苔吊斑
林角黍餌沉塚竹非黑點之斑也楚竹初生
苔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
暈耳

能官

毛亢兩浙人由進士登第所至稱為能官後授
江左令洪州有溪曰長溪其水深數丈長五十
里彼人尤重溪魚溪歲出魚數千緡為二李所
有彼人呼為東李西李家皆豪常交竟此溪不
為東李家所有即為西李家所奪凡數十年互
相爭訴官莫能平其事一旦東李詣闕獻函陳

撥令以撥令英廟勅本路定奪歸著明白不得別致爭
訟漕憲持麾下清幹使皆曰非毛亢不可亢授

存中耶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是願黨耶以我偶
同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吉甫黨乎一坐大笑
余嘗熟味退之詩直天力自然其用事深處高
出老杜之上如城南讀書詩曰少長聚嬉戲不
殊同隊魚又胭脂蓋眼卧壯士大弔掛壁何由
弯皆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剥苔吊斑
林角黍餌沉塚竹非黑點之斑也楚竹初生
苔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
暈耳

能官

毛亢兩浙人由進士登第所至稱為能官後授
江左令洪州有溪曰長溪其水深數丈長五十
里彼人尤重溪魚溪歲出魚數千緡為二李所
有彼人呼為東李西李家皆豪常交竟此溪不
為東李家所有即為西李家所奪凡數十年互
相爭訴官莫能平其事一旦東李詣闕獻函陳
狀英廟勅本路定奪歸著明白不得別致爭
訟漕憲持麾下清幹使皆曰非毛亢不可亢授

二李為改二李謂
不知命知字點云入
藝文之書

命既往召二李為之曰此溪汝爭之近百年矣
若不以券契文字為之據無所憑也如有據多
也二李竟取其家所有致於亢前堆
生於山魚生於水蓋自天然固非人力宜與眾
共安可獨專漕使以亢狀奏聞 英廟帝特改
一官亢由此累歷漕憲

星墜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

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有震一聲移著西
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
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
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在極深下視之星在其
中熒熒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
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
尖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
山寺至今匣藏之遊人到則發視王无咎為之

傳詳

命既往召二李爲之曰此溪汝爭之近百年戾
若不以券契文字爲之據無所憑也如有據多
者即與之也二李竟取其家所有致於亢前堆
積莫知其數知命取入藝之乃於狀後判曰獸
生於山魚生於水蓋自天然固非人力宜與衆
共安可獨專漕使以亢狀奏聞 英廟帝特改
一官亢由此累歷漕憲

星墜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

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有震一聲移著西
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
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爲所焚是時火
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在極深下視之星在其
中熒熒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
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
尖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
山寺至今匣藏之遊人到則發視王无咎爲之

傳詳

結廬講授

驪山白鹿觀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數十區講授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問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韓挈榼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進士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嘗見其所業命破扃索其寢室中於席下得柵葉厚四五寸或二三葉或十餘葉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王見之驚駭自此厚加禮待其後官至貳卿翰林學士

奇物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書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

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適有中入過亦取
數莖去云欲進 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
尺土下不知幾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
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
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
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
特可異耳

續墨客揮犀卷第九

續墨客揮犀卷第十

琴曲宮十小調

世傳琴曲宮声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最爲
絕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浹泛四越溪吟五
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
清十亡其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

虞美人草行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刀斗
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

業已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路非
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三軍
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
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
家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
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
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

狄天使能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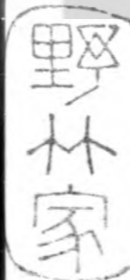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

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
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
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必以奇
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
鉦一聲則止再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
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
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鉦聲止士卒突
戰虜無遺類

能辨盜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
未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鐘能
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群囚立鐘前
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
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其肅祭訖以帷帷之乃
陰使人以黑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
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
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人之
法出於小說

續墨客揮犀卷之十終



正德己巳歲夏日舊
刻本摹于志雅齋傍

二本共七十八頁

